于伯谦

这是一个曾经名震东北、华北和西北武林的武术家，是一个身经百战、颇多传奇故事的武林异人。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围观和争抢抗日反满传单的群众堵塞了哈尔滨的一条街道。一批日本宪兵前来殴打和追捕抗日人士。是他，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人独对汹汹然的日本宪兵。在极短暂的时间内，重击 9 人，使之鼻青脸肿抱头鼠窜而去，而他竟能安然遁去。

也是他，听说俄国大力士来华摆擂，便邀武友前去攻擂，他充当了攻擂的主帅……

此人，便是沈阳当代杰出武术家于伯谦。

他精通翻子拳和戳脚。友人们赞他“拳打关东强盗，脚戏塞北英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师从于“奉天三老”

于伯谦本名于吉庆，字伯谦，1901年生于辽宁复县西关于家大院。他的父亲经商，却喜文爱武。这种爱好，自然延及下一代。于伯谦兄弟四人从小在家乡就拈抢弄棒（其中能终生磨砺不息、造诣高深的，就算于伯谦和弟弟于仲伦二人）。

不久，于伯谦和于仲伦要赴奉天读书了。父亲把他俩唤来，十分郑重地叮嘱二人要继续练武，并且提醒道：“要学真东西，不要练花拳绣腿只图热闹，费时而又误事。”

于伯谦、于仲伦庄重点头。

于是乎，在奉天读书期间，兄弟二人并不急于投师学艺，而是四处认真打听和观察当时有名气的一些武师的情况。

他们不久便确认，当时在武林显赫的“奉天三老”是有真功夫。

这“三老”之一是郝鸣九。郝鸣九老先生精通翻子拳和戳脚，清光绪二十五年时被奉天府尹大人王恒特聘为武术教师；民国年间，在东北大学、三义中学担任武术课教师，并教授东北军高级将领夏鹤一等人。关里武林名家无不知其名，不少名家与其结成金兰之谊。

他的弟子称雄于关内外武坛。于伯谦兄弟偶尔见到他们抬脚举手间势如迅雷、疾如惊电，心中便想象出其师的功力。

他们便恳请郝老先生允其拜师。郝鸣九慧眼识珠，当即收下兄弟二人。

从此后，于伯谦兄弟二人一边读书，一边在课余习武。从念初中到大学毕业，二人寒来暑往，风雪不误，且处处表现出

出众的智慧与毅力。郝鸣九深深喜爱、器重他俩，不仅将自己的生平技艺尽悉传授给了他们，而且又荐请“奉天三老”中的另一人胡奉三教他俩习练戳脚的文趟子精华。

这胡奉三亦非等闲之辈。他原是河北武林高人，得绕阳段老绪戳脚名家的秘传后，武威远扬，被东北军将领看中，重聘于军中任教官。后来，在几次显露头角后，他又被大帅府选中，进府任武师，专门教传东北军的张学曾、鲍玉才等人。

于伯谦、于仲伦有此等武林将帅型的老师传艺，哪有不欣喜的道理？二人遂刻苦习练，一段时间后，掌握戳脚中的秘法——文趟子精华。

兄弟二人后来参加工作，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当小职员。胡奉三又正好在这时住在哈尔滨的儿子家。兄弟二人便每天拜见师父。师徒之间的情谊进一步加深。于伯谦和弟弟便更细微真切地体会了老师所传功夫的妙处。

胡奉三、郝鸣九好广交武林俊才，与“奉天三老”之三杨俊峰关系极好，与佟进庆、马昆三、张寿山、李宝荣、李书文、李光普、程东阁等各派名家都有金兰之交。他们常来拜会胡、郝。胡、郝每次与他们切磋交流，都让于伯谦兄弟二人旁观；有时，也请名家教他俩几手。

久而久之，于伯谦终于掌握了翻子拳和戳脚的文、武趟子的全部内容及其器械功夫。而且，由于他们文化水平高，可以研究其中武学道理，他们便收藏了古今武术书籍和有关资料；一有空，便潜心其中。

于伯谦深知，学武到一定层次之后，必须触类旁通，深悟各门各派的拳宗拳理，才能吸取精华，提高自己的武学境界。

他和于仲伦每有心得，便在实践中体会。郝、胡二位老师和于伯谦的师兄弟常常看到：为了弄清一个动作一种姿势的道理，兄弟二人朝夕练、中午练，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阻挡他们习练的热情。

聪慧加超常的毅力，使他俩功力飞速进步！他俩的老师常叹息，像他俩这样学武，还真没有见过。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武术家为国捐躯。他俩的恩师郝鸣九对他俩期望更高，曾感情十分凝重地对于伯谦说：

“戳脚、翻子拳这两门精华都系在你的身上，今后兴它在你，败它也在于你了！”

二　热血沸腾的爱国者

就在于伯谦兄弟二人练武渐入佳境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不久，东三省很快被日军占领。

东北人民纷纷自发起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日伪军警便四处捕捉反满抗日的爱国者。

于伯谦不善于演讲，却懂得如何以武术反抗暴行。有好几次，于伯谦眼看日伪军警追捕着爱国者，便猝然出手相救。他动作奇快，打了就跑，日伪军警往往尚未瞧清他的像貌，便鼻肿眼青，倒地难起了。

但是，次数多了，日伪军警也大致可以描绘出他的身材、像貌。

也就在这时，另一个稀客闯进了他的生活中。此人便是日本人铃木先生。他是中长铁路高级职员，擅长日本剑道。

铃木向于伯谦提出比武。

于伯谦开始并不愿意接触这个日本人，因为他恨日本人。铃木猜透他的心思，对他说：‘“日本人和日本人并不都是一样。”

于伯谦冷冷说：“可是，是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土，杀害逮捕我们的同胞。”

铃木正色道：“我厌恶我的同胞对中国人施用暴行！”

于伯谦第一次相信了异国人的由衷表白。

两人开始比试。

尽管铃木确实快如风、刀法凌厉，但在内功精湛、身法步法手法已入上乘地步的于伯谦面前，却一败再败。

铃木感觉到了中国武术的深奥高妙，也感觉到了于伯谦的诚挚可信，便微笑对于伯谦致意，愿意结为好友。

于伯谦也看出了此人果然是正派正直的日本人，便欣然与之携手了。

一天，于伯谦上街，正好逢上撒抗日传单，街上行人争抢争睹，到处一片热哄哄。一队日本宪兵闻讯赶来，鸣枪示警，追捕抗日分子。于伯谦早已热血沸腾，见此场面，奋不顾身，只身上前勇战日军宪兵……这就是本文开头一段。

日军警宪兵当局得知有武功高强的中国人袭击并打败一队巡逻宪兵，便开始将四处暗查到的中国武师的情况拿出来分析，疑点很快落在于伯谦身上，并派人去抓于伯谦。

铃木很快得知此消息，马上出面为于伯谦解脱。也许是铃木的地位不低，又是日本人，日本宪兵当局半信半疑地释放了于伯谦。

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铃木作保而使于伯谦脱险。

于伯谦很感动，有时也禁不住反问铃木，自己殴击了你的同胞，你为什么还救我。铃木回答道，如果我是你，也会这样做。

但是，于伯谦终于没能再过一个大关——1936 年。伪满洲国的所谓康德皇帝要“视察”哈尔滨，伪警察局中的汉奸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怕爆出不测之事，将视为不安全的中国人统统抓去，冠以“思想狂”的罪名。于伯谦便是其中一个。

汉奸们比日本人更懂如何查实罪名，他们施用酷刑逼供。于伯谦身负重伤，却没有向同胞中的败类吐露半句实情。

幸好铃木又四处为之斡旋，于伯谦的亲友也积极营救。重伤的于伯谦这才得以出狱。

于伯谦在养伤期间，深深反思自己的一切，感觉到只有从戎，才能抗日。于是，一待伤愈，他立即悄然入关，赶赴西安，投靠东北军。

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军政治处少校参谋。

于伯谦进东北军不久，就奉命向解放区的报纸《解放报》撰写文章，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

紧接着，于伯谦积极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行动。但是，随着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东北军也被迫解体。

于伯谦和于仲伦这时看清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决心追随共产党。1938 年，于伯谦在甘肃泾川找到了共产党员刘屹夫，约定过了元宵节奔赴陕北枸邑公学，参加革命。

正月初六这天，于伯谦从外面回家，他的妻子递给他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住了：弟弟于仲伦独自随刘屹夫先走了，要哥哥帮助照看家属，待条件好些时再来接家属。

于伯谦明白了，弟弟一怕家属拖累兄弟俩，二知此行将是赴枪林弹雨，有意让哥哥在家中呆着。

于伯谦只好抱憾留下，承担抚养全体家属的义务。不久，于仲伦从八路军内捎来书信，告知他组织游击队，并请帮助筹办一些物资，如药品和书籍。

于伯谦热血沸腾，立即办理。

一切所需物资办成，他又亲自转送。那种转送，真是出生入死。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他也算豁出去了！

1940 年，噩耗传来，于仲伦在河北阜平县与敌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成为烈士。于伯谦当时泪飞如雨，泣不成声！

在以后的岁月中，于伯谦每当回忆起往事，总要拿出他精心保存的于仲伦的书信及其弟学艺时书写的拳械笔记，读给贴心的学生听，以激发他们为振兴中华、发扬和光大中华武学精神而刻苦学习的自觉性。

三　他的功夫是经过名家们考验过的

于伯谦在哈尔滨工作时，曾与岳氏连拳、鹰爪翻子名家陈子正接触良多。陈子正见于伯谦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深厚之功力，非常喜欢他，与他结为忘年之交。

于伯谦好交友，同门吉万山是翻子拳高手，听说俄国大力士来华摆擂，便约于伯谦攻擂。他打头阵，于伯谦当后盾，打二阵。

比武并不精彩。在中国功夫的光辉照耀下，大力士的一切都显得灰黯、渺小。没有几个照面，笨拙的大力士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去了。

于伯谦进入张学良的公馆任武师后，发现这里群星灿烂。他与他们一一相识、相交，进一步发现其中威望最高的是毕玉山先生。

毕玉山也粗知了于伯谦的情况，十分想与他结识。终于，有一天，他们到一起了。

毕玉山是天津海河下秦家庄人，来公馆前就是武艺超群的

名星人物。他与于伯谦初见面，便敞怀而谈，骤然感到二人原来志同道合——不仅对武学、对未来，而且对时局政治的看法都是那么合拍。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接着下来是友好地切磋。

他们的切磋不是比试功力，而是虚心向对方求教。切磋也不是一次二次，而是经常。因此，他们都很佩服对方的武艺。于伯谦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而他也向于伯谦学习了戳脚和翻子拳。

不久，戳脚和翻子拳在东北军内部武林同仁中传开。

这一段生活丰富、充实、坦诚，常使于伯谦日后怀念不已。

当于伯谦的名声在东北军内扬起之时，有一个大武术家也关注于伯谦了。此人便是在张学良将军行署任教官的沧州大侠李雨山。

李雨山的英名早灌入于伯谦耳中，于伯谦也早想拜访这位年长的大侠。不久，二人终于幸逢。

武术家相逢少不了行拳试手。当然，这种切磋亦是友好的，既是探摸对方之底，亦是向对方学习。几番试手之后，于伯谦对李雨山的广博和多能十分钦佩，李雨山对于伯谦深厚的功底十分赞赏，并且多次放下长辈之架子，向于伯谦请教。于伯谦十分感动，每问必答，每答必尽其所知。

二人关系如此融洽。李雨山慨然将自己秘传不外授的“五十三刀”、“闯刀对练”、青萍剑和螳螂散手，一一赠授于于伯谦。

李老先生之子李书亭也是著名武术家，也与于伯谦成了莫逆之交，在抗战期间二人情同手足。“九一三”胜利光复后，二人在沈阳重逢，感慨相对，久久无语。几十年后，即 80 年代，李书亭荣任沧州武协副主席；于伯谦闻讯后，欲致函祝

贺，却不幸溘然而逝，空遗尚未发出的贺函。

于伯谦与李雨山、李书亭父子之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解体，于伯谦与李书亭西去甘肃拜访回族武术泰斗马凤图、马英图先生。

马凤图、马英图对二人造访十分重视，特意召集西北的武术界名流，一同观赏于伯谦与李书亭的武术表演，然后，又亲自与于、李交流切磋了武艺。

马氏兄弟对于伯谦的深厚武功感到惊讶和欣喜，便执意挽留于伯谦在甘肃工作。于是，于伯谦留在了马凤图身边工作。

没过多久，于伯谦进一步弄清楚了：原来，马凤图竟是郝鸣九的盟弟！马凤图青年时期就擅长劈挂拳，在沈阳当教员时，钦慕郝鸣九的技艺，曾与弟弟马英图一同学习翻子拳和戳脚。郝鸣九对他俩十分热情而真诚，最后与他俩结金兰之好。马凤图、马英图仅因家中有事，被迫返回甘肃，中断了学习。以后，马氏兄弟久久怀念郝老先生，也久久思念学习未了的这桩事。如今，于伯谦不仅掌握了郝鸣九的全部技艺，而且人品一如其师，马凤图、马英图兄弟如何不欣喜？

于伯谦也感到马氏兄弟是一对英雄豪杰，是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便在留下来期间，常与他俩谈心和切磋武艺。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他们很难描绘当时晨夕对练互学的情趣，却留下几句几十载也难忘的话。话是马英图先生说的。他说：“翻子加劈挂，神仙也害怕”，“翻子加戳脚，神仙跑不了”！

于伯谦也从马氏兄弟那儿学到了马家的武术精华。

就在这段时间里，马氏兄弟又带他去会见了西北的鞭杆王王天鹏和凉州松涛寺的石彦云。回东北时路过沧州，又访问了大名鼎鼎的郭长生、杨八龙等人。

于伯谦当然和他们都一一交手和切磋，于伯谦的戳脚和翻

子大显神威，但他从来点到为止，不计输赢，只计武艺上的收获，只讲人品的高低。因此，名家对他的武功赞不绝口，对他的人品更加称颂不已。

事后，他的友人戏称他“拳打关东强盗，脚戏塞北英豪”。他确实不知战胜了多少人，但他很少对外披露。知道他的人，只能做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功夫是经过名家过硬考验的！

有这么一句话，足以概括他的技艺水平了！

四　他成了戳脚门泰斗

“九一三”后，于伯谦回到沈阳，看见当年武林英豪大部分均牺牲于抗日斗争中，生存者寥若晨星。他感到痛心，更感到自己今后担子沉重。

他没有泄气，找到自己的师弟安世发、胡显五。他们相互鼓励，决心共同重振戳脚与翻子拳门。

他们分头寻求、开拓可以发展武术的基地。于伯谦在沈阳、鞍山、辽阳召徒数百人，亲自示范教学；他还教儿子于正平、孙子于刚、于杰。

他只有一个念头，趁着身子骨还硬朗，赶快把自己的生平所学传下去、传开去，把损失的时间尽快赶回来！把有培养前途的英才找出来、扶起来！

他的儿孙、他的徒子徒孙每年都有参加市、省、全国武术比赛的，经常有人捧回金牌给他看。他对这些一时的沉浮得失不以为然，常说：“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其实也是鼓励后人不止步于一时之得失。

晚年后，他将精力移向武学研究和资料整理上。他在《新

体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戳脚》，被收录进《中华大百科全书〈体育分册〉》中。

为了便于普及推广中华武术文化，他又编写一些通俗顺口的拳诀，并将戳脚的文、武趟子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加以精心提炼，创出一套短踢摘要，使戳脚的武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在普及技艺的同时，于伯谦先生潜心于武术理论。他将武术的本源、演化、分类、门派、套路、散手、体用、风格、特色，以及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以《武林解语》回答学生们的求问。此文现在已收辑于《师训》中。

于伯谦将武术作为技击、健身的科学和艺术来看，主张武术是教育、体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育人。

于伯谦被聘为中华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委员。他曾有一个宏伟的写作计划，可惜壮志未酬便先逝世了。

于伯谦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中华体育总会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发来唁电，沈阳市体委决定由市武协筹办并主持追悼会，全市知名武术家、拳师及于伯谦的亲属后代、各地学生代表，会聚沈阳游泳馆礼堂。

大会哭声一片，泪洒如雨！

许多挽联表述了后人对他的敬仰之情。其中有一联为：

扶正义，驱妖氛，痛打日寇，显中华男儿志气；

闯三北，广交游，阅尽武林，献绝艺英名一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化龙

于化龙是著名武术家卢嵩高的弟子，是心意六合门仅剩的几个前辈高手之一。据于化龙自己讲，在陕西省的某古城中还有一个名叫穆青兰的老前辈，深得心意六合拳真髓，功夫似在于化龙之上。在当代，心意六合门中能出于化龙之右者屈指可数。

一　在家乡的传奇经历

于化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与他同时被传奇化了的还有解兴邦、孙少甫。有人说，于化龙在一次酒宴中谈得兴起，不禁手舞足蹈起来，不知觉中一掌拍下去，竟把八仙桌的桌面拍穿了。又有人说，于化龙在工厂工作时，有一次突然逢上垒在最高处的货物倾落下来，下面的工友已躲闪不及，眼看一场工伤事故要发生，于化龙飞快扑上，举臂一架，阻止了货包下压，但他自己的一条手臂断了。这些事，没有谁向于化龙

求证过，但于化龙手臂上的三颗子弹穿过的痕迹却清楚地表明他一生有过惊人的遭遇。

于化龙生于 1929 年，河南周家口人。当地民风崇尚武功，所以，于化龙幼年即随村中河北岸的刘凤岐先生练查拳，后来又去离村 60 里远的地方跟马孝全先生练查拳及各种器械。 15 岁那年满师回村后，又去村南跟陈金坡练了一年的心意六合拳。

由于他练功刻苦，进步飞快，所以，到这时，他的名声已在河南岸一带传开。不久，有个名叫袁洪亮的人来邀于化龙去家中教儿子练查拳。于化龙去袁家后，发现袁家有手绣十大形图，询问之下，方知袁洪亮的父亲袁长青师从李海森，李海森是心意六合门大师买壮图的表弟，尽得心意六合拳的真传。于是，于化龙留在袁家，一面教查拳，一面向袁洪亮学习心意六合拳。

不知不觉间，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于化龙武艺突飞猛进了。本来，于化龙没有抛家离乡的念头，他也许会和许多民间武师一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可是，这时突然爆出一桩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事情发生在他 18 岁那年。

那时，在他家乡的那个小县城中，出了一个有名的恶霸，叫杨申发。他仗着自己是县保安队的督察，又有一身武功，所以平时一贯横行霸道，欺榨乡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对他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杨申发带着一二个随从，来到南岸菜市街的一个馆子里。恰好于化龙当时也在馆子内。杨申发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起身抹抹嘴就走。店内伙计连忙跟上去要账，杨申发手往背的盒子枪上一拍，眼一瞪，大摇大摆出了店门。

于化龙看得一清二楚，义愤填膺，离桌问吓呆了的伙计，

方知这个魔头就是人人痛恨的杨申发。他不假思索，快步冲出店门。

于化龙飞步赶到杨申发面前，手一拦，冷冷说：“你的账还没付清，请慢走！人家饭馆是小本生意，哪经得起你们这样折腾？”

杨申发平时强横霸道惯了，从来没有见过谁敢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土，顿时双眼一瞪，边掏身旁的盒子枪边骂道：“我看你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

于化龙艺高人胆大，就在杨申发刚掏出盒子枪要举起的瞬间，他蹿上一步，来了个龙折身，左手往上一格，把杨申发的枪震飞了，右手拳击如炮，对准杨申发的胸膛就是一记横拳。

也是这个恶贼该有报应。于化龙这一拳在胸中一挑，他人往后便倒，头部正好撞在路边一根石条的尖角上，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

他的两个随从哪敢动手，吓得没命似的逃回县保安队去报告。于化龙不愿连累他人和家人，就自己去县里投案自首。

于化龙怒打杨申发的消息在县城不胫而走，县里的各界民众便纷纷联名担保他。县保安队长早闻于化龙大名，又见县里许许多多的人担保他，加上杨申发送往医院后尚未断气，以为仅仅是重伤，就让于化龙交保暂时释放了。

医院不久传来消息，说杨申发肯定救不活了。于化龙的父亲及其朋友，也都劝于化龙乘机逃跑。于是，于化龙立即逃往上海投奔姐姐。

二　行侠怒打余少飞

于化龙在上海的姐姐家躲避了一阵子，便去英华里找卢嵩高学习心意六合拳。卢嵩高是他的同乡，他早闻卢师的大名，现在，他投师于卢门下，技艺又是突飞猛进，当时，他常见到的有解兴邦等人。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他开始帮助姐姐做烧饼维生。那时，逃到上海做小生意的同乡人很多因为生活困苦、精神苦闷，被坏人引诱吸上了毒品，以致陷入家破人亡、不可自拔的境地。于化龙看得心痛心恨，决心惩罚那些毒品贩子，以唤醒自己的乡亲。于是，在某天，他找到了经常在浙江路、广东路一带贩卖白粉的毒贩子，当着吸毒品的乡亲面，将那人狠狠揍了一顿，并把他的一大袋海洛因撕破，扔进垃圾箱。

他知道那个毒品贩子的背后有日本宪兵撑腰，也知道不逃走就会发生什么问题。于是，他离开姐姐家，到远处的一家电影院当收票员。

1947 年 9 月的一天下午，他的河南同乡李树元来找他，说请他去家里饮酒。李树元也是教心意六合拳的，平时与于化龙有些来往。可是，今天，于化龙总觉得李树元请他喝酒有点蹊跷。于是，于化龙随李树元一起到了南市区李的家中。二人刚刚坐下一会儿，只见一个青年推门进来，朝着于化龙就跪下磕头，而且长跪不起。

于化龙惊问发生了什么事，那青年这才一边泣噎一边讲起了自己不幸的遭遇。

原来这青年是个木匠，人称“小木匠”，是李树元的徒弟。

小木匠心灵手巧，待人诚实，活儿红火，所以也节蓄下几个钱，前不久娶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那女人出生贫苦，也喜欢小木匠的忠厚老实、聪明节俭，所以夫妻和睦，日子过得还美满。

谁知平地里冒出了灾难。一天，小木匠的妻子上街买东西，正好被上海警备区司令的私人保镖余少飞碰见了。这个淫棍自恃是警备司令的保镖，有钱有势，无恶不作，与河南乡间的土霸王杨申发相比，更是远在其上。他日日进出赌场、窑子，这天正好路过南市，瞥见小木匠之妻姿色动人，即起淫心，尾随跟踪，一直到小木匠家门口。小木匠之妻进了门，他也大摇大摆进门。

小木匠上前阻拦，他把手枪掏出来，点着小木匠说：“识相的趁早滚远点，否则老子一枪崩了你！你要不服，去法院告我好了!”

小木匠慑于淫威，只得忍怒含泪离家，任豺狼蹂躏自己的妻子。

谁知余少飞来过了一次以后并不甘休，仍然时常来纠缠他的妻子。小木匠知道告状无门，但他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甘受这种侮辱？于是，他就到老师李树元那里去哭诉。李树元自然就想起了当初在县城怒打杨申发、嫉恶如仇、性烈如火的同乡于化龙了。于化龙的侠肝义胆和出众的武艺，他是很清楚的，而且还知于化龙无家室之累，因此就以请他饮酒为名，让徒弟小木匠求他出手相助。

于化龙与小木匠素昧平生，当时与事后也不知其真名实姓，但这件事他不听则罢，一听就怒不可遏。他一把扯起小木匠说：“你现在就带我去找这狗东西！”

于化龙并不认识余少飞，就跟着小木匠去各种赌场及妓院寻找，因为小木匠早知余少飞经常出入这些场所。果然，找到

半夜时分，他们在一家妓院门口，看见一个彪形大汉醉醺醺地走出来。

“就是他！”小木匠不敢近前，远远地指着余少飞说，“他是带着手枪的，你可要小心！”

于化龙略一点头，转头几步跨蹿过去，往余少飞跟前一站，喝道：“你就是余少飞？

这一声喝如雷轰响，把余少飞的酒吓醒了。他睁大眼，却不认识来人，只见来者雄纠纠、气昂昂，两眼喷火，令人不敢仰视。但是，余少飞既然身为警备司令私人保镖，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旦察觉来者不善，二话不说，顺手就去腰里拔枪。于化龙见他手一抬上来，疾迅进了一招“迎门铁臂”。这一招犹如太极拳式中的金鸡独立式，拳打下颏，脚踢撩阴，一下子把司令的保镖踢出几步远。

余少飞一见来者武艺高强，自己不是对手，也顾不上掏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忍着痛就地一滚，滚出丈远，爬起来就跑。

于化龙心犹不甘，拔腿就在后面穷追，余少飞跌跌撞撞逃进妓院，顺手把大门关上，于化龙正好赶上，在门外拍门叫骂。

余少飞不敢开门，就在门内拔枪向外开了三枪，一枪正中于化龙的右臂。于化龙只觉右臂一麻，低头一看，只见臂上血流如注，才知自己中弹了。

妓院里面早已乱成一团，但谁也不敢开门来看，但已有人打电话报警了。不一会，警车呜呜飞临，许多警察冲上去把于化龙铐上手铐，先送进了囚犯医院。

此事立即轰动上海。第二天，各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登了这一新闻。不少正义人士闻讯后纷纷想法营救于化龙出狱。

余少飞得知于化龙只负了伤，就出重金贿赂医院医生，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